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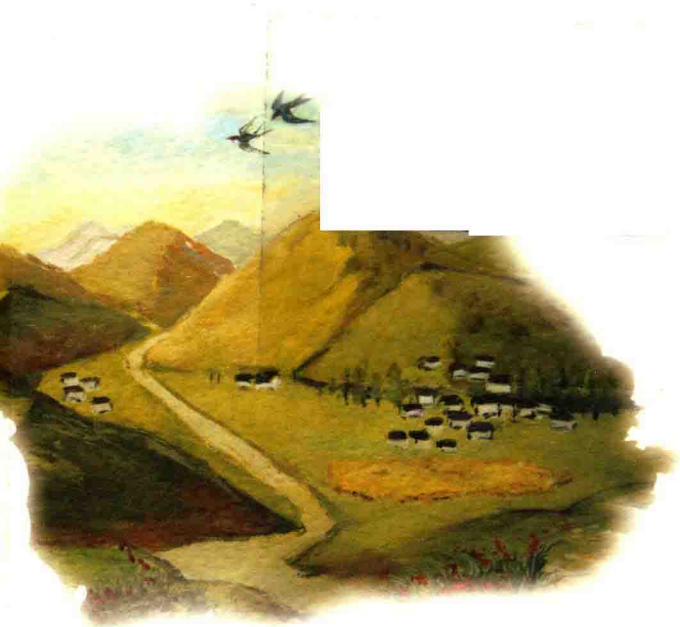
大连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

李淑萍 著

“5511”工程

长篇小说入选作品

花开岁月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花开岁月

李淑萍

◎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李淑萍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开岁月 / 李淑萍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7.5
(大连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长篇小说入选作品)

ISBN 978-7-5505-1142-2

I. ①花…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2860号

HUA KAI SUIYUE

花 开 岁 月

出 版 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刘明辉 张 波
责任编辑: 李 莹
助理编辑: 魁宏达
书名题字: 徐 铎
封面绘图: 王 睿
封面设计: 林 洋
版式设计: 张 波
责任校对: 彭艳萍
责任印制: 阎 骋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高新园区亿阳路6号三丰大厦A座18层

邮编: 116023

电话: 0411-83620442 / 83621075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邮箱: dlszhangbo@163.com

印 刷 者: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25.5

字 数: 390千字

出版时间: 2017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1142-2

定 价: 5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滕贞甫

2012年，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按照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提出的建设东北地区文化领军城市和东北亚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强市的目标要求，组织实施了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即每年以5部长篇小说、5部影视剧(包括电影、电视剧、动漫剧、广播剧、纪录片)、1部舞台剧、1套文艺丛书为重点的文艺创作生产项目，旨在推动大连文艺的繁荣发展，加快文化强市建设步伐。

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是一项导向性工程。它立足本市，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中国精神为文艺创作的灵魂，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创作生产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的文艺作品。“5511”工程是大连市委、市政府组织实施全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繁荣发展大连文艺的重要工作载体和平台。

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也是一项品牌建设工程。它汇聚全市优质文艺创作生产资源，依托大连作家森林的“下午茶”“讲

评会”“记忆写作”等多种多样的展览、展评、推介、评奖、研讨，尤其是各种规模和形式的文艺评论，不断深耕城市文学土壤，涵养创作生态，推介宣传有特色、有新意的文学作品，展示大连文艺创作生产成就，凝聚人才队伍，培育扶掖大连文艺出“名作、名人、名品”，推动大连文艺走出去，树立大连文艺新坐标。

入选年度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重点扶持项目的长篇小说，是大连本土作家创作、未经正式出版的原创优秀作品。“5511”工程评审委员会按照严格规范的评审程序，在向社会广泛征集作品的基础上，由专家库抽取人选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初评上来的作品，进行认真的审读、评点、论证、遴选，终经评审委员会批准编辑出版。这些入选作品题材不同、风格不同、创作视角不同，作者的身份、职业、经历甚至创作水平也不尽相同，相同的是，这些作品饱含着作家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民的关切，对生命的尊重，他们用作品着力书写人们寻梦的理想和追梦的奋斗，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熟悉的身边日常故事，描绘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风骨。

值此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长篇小说入选作品出版之际，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联主席）

001	第一章	175	第十九章
013	第二章	185	第二十章
020	第三章	195	第二十一章
025	第四章	207	第二十二章
040	第五章	218	第二十三章
045	第六章	231	第二十四章
060	第七章	243	第二十五章
072	第八章	253	第二十六章
079	第九章	265	第二十七章
091	第十章	274	第二十八章
100	第十一章	282	第二十九章
107	第十二章	294	第三十章
115	第十三章	311	第三十一章
123	第十四章	323	第三十二章
128	第十五章	336	第三十三章
143	第十六章	345	第三十四章
150	第十七章	358	第三十五章
165	第十八章	380	第三十六章
		386	第三十七章

第一章

早晨的空气通常是清新凉爽的，今天，却像是渗进了南方沿海登陆台风携带的水汽，变得湿滞闷热。金美来姑娘坐在最早一班开往大王山方向的客车上，两眼一直望着车窗外出神。夹道的白杨、田野里大片的青纱帐，电影镜头般“唰唰”扑近，闪退，模糊远去。

“嘟，嘟嘟！”客车突然鸣起喇叭，停在了路边。

“到家了！”美来猛回过神，心头不由一紧，忙起身下了车。她的宝蓝色太阳裙摆刚一闪出，“啵——哧”，身后车门跟着就紧关上了，车轮已“突突”卷起沙尘，转眼拐过前面山脚，只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撂在了这仅有一根标杆的大王乡车站旁。

夏季里肥厚的绿色从贴着云层的大王山脊浪涛般跌落下来，一口气吞没了远近峰岭、河畔、灌木丛和田野。太阳已经升高，开始火盆样热辣起来，把公路两侧大片齐腰深的玉米烤得偃旗息鼓，远望上方，还蒸腾抖动着一层水波样的气浪。只有知了陡起的尖叫从绿色深处长鞭样抛向天空，仿佛压抑不住满腹心事，“吱，吱，吱……”把乡野深远的静谧打碎，复又合拢得更无边界。

一股陌生的气息凉风一样袭了上来。美来恍惚觉得不是回到家乡，而是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她那双顾盼生辉的大眼睛罩着一层往日所没有的迷惘。

她知道，眼前的一草一木都还是老样子，是自己内心起了变化。

从大王乡车站下车，沿凤凰河逆流北上，还要步行二十多里山路才能到家。她抬头看看空中越发烧红了的火盆，赶紧下了国道。

路边草丛中正热闹开放着的各色小花眯起黄晶晶、紫莹莹的眼睛，窥视她跨栏般的大步，诧异这位腰肢、脸蛋赛过模特明星的姑娘走起路来怎么全没有这类女孩的娉婷袅娜、一步三摇，竟是脚底生风，把正在河岸晒着美梦的青蛙们惊得“呱呱”跳下河去。

美来其实早就不会走那种三进两退的四方步了，即使不急于赶路。

而内心这无法删除的变化，是从大前天的下午猛刮过那阵来路不明的狂风后开始的。中午时候还都好好的，美来正坐在食堂吃着香喷喷的油炸茄盒，胡娜就像急着登台领奖一样，喊她快去百货大楼，说新到一款纯红色皮凉鞋，跟“绝了高”。胡娜已蹿到了食堂门口，回头对美来夸张地向外一抡手臂，自己先像风一样溜了出去。

胡娜是那种穿衣戴帽一向追风赶浪的女孩。她不管，也来不及讲究什么品位、风格，一听街头有流行，立刻就扬鞭策马杀过去。她赶时髦，还特别偏重在一个“头”和一个“脚”上。“长得丑俊，爹妈早给你先天定下来了，这变不了。”她说，“只有发型，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关于脚，她的理论又是：“衣服一枝花，全靠鞋当家！”就是说必须有一双好鞋，衬着衣服才有效果。

美来当时要跟她们一起去“追”了，眼下就不会有这苦恼！问题是，一切似乎宿命般早已埋下伏笔，她走不上来逛街那四方步，没事从不爱去商店。再说，她还惦记着回去操练那只“小巴掌”。

美来出了食堂，见胡娜早站在临街大门口，紧回头望着，美来就隔着食堂大院，远远向她拱起双手求饶。胡娜会意，一跺脚，对空使劲捣了她一拳，转身闪出大门。

美来一个人穿过食堂窗前的一排葡萄棚架，拐回北面宿舍。早起天阴，只开了扇小气窗，这会儿屋里很闷热，她关了气窗，又把对开的两个整窗扇全部打开，拉上底层挡帘。回身坐在床上，合眼往行李卷一靠，困意就像一条梦神撒下的床单，“唰”地罩住了她。她赶紧又睁开眼睛，打着哈欠，把手伸进行李底下摸着。

“在银行上班，算盘就好比当兵的肩头扛的枪，别看现在有计算机了！”

第一天上班时就有老同志谆谆告诫，意思是算盘打得不准、不快可不行。她打算盘还真不行。小时候不知为什么，一见算盘就想起电影里戴瓜皮帽点头哈腰的商人，想起商人，就想起斤斤计较、唯利是图这些词来，珠算课就被盖在课本底下的小说偷吃掉了。现在她觉得，是不是枪也无所谓，八十年代都快过半了，计算机迟早是要取代算盘当家的。问题是银行年底要举办全省业务大赛，不知哪位老古董，还把算盘拿来当枪，列进了比赛科目第一项。

正阳县广信银行在以往这类竞赛中都是未出县就被淘汰。这次领导决心打翻身仗，专门召开了动员会，还把她这个最年轻的大学生推为团队首席。“你们都给我听好喽，咱们行这回就是头拱地也得给我在省里打出个响儿来！”新从部队转业的行长像下达攻城命令一样，虎着脸扫视每位队员，“只许胜，不许败！”

大家嘴上应着，心里各有小九九，都回去找理由，再悄悄去磨领导，把“忙不开”的自己换掉。谁愿意工作不算再加压力？美来也找了理由，可不知怎么，刚一出门却想起上大学时系里老主任退休，五六个人够不够条件的都一哄上来争抢空位。同学们就看热闹不怕乱子大，背后起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但结果，一位没有门路也没争抢的教授戏剧性地坐上了宝座。当然，他是最具备教学水平这样东西的。据说，上头是因各路关系争持不下，不得不拿他的“水平”来平衡镇场。但不管怎样，美来这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农村孩子想起最终还是靠真刀真枪赢得天下的教授，她似乎悟到了什么，也闻到了“水平”这一样东西的永恒香气，于是，迈出门槛的双脚没去找领导，而是找到把算盘当枪扛了一辈子的老同志，借来一只巴掌大小、方便随身携带的小算盘。

从行李底下摸出那只“小巴掌”，“咔咔咔”举在空中使劲摇了几下，这才左手托起，右手在上，捡豆一样猛一阵翻飞：一百二十五递加至一万，再依次递减到零。一个回合的指法练习下来，美来正伸头要看看摆在床边计时的手表，窗外静谧的大院里，突然爆响一阵惊悚的呼叫：“救命啊！谁是Rh阴性AB型血？快来救命啊，来——不——及——啦——”因喊得急，声

音变成一面敲裂了纹的破锣，高亢、嘶哑。

一群同事睡意朦胧中拥向大院，只有美来一个人匆匆随老刘上了车。走进车里，她发现手中还握着小算盘，便揣进太阳裙兜里，把头靠在座背上，闭上眼睛，稳住“怦怦”跳的心。

“我这，从来还真就不知道，你说咱们人类，竟然还有你们这样一种血型！医院联系了七八家血站，就省城一家有，得六七个小时才能送到，你说，是不是连黄花菜都……你这，可准啊？”坐在旁边一直呼哧带喘的老刘往上推了推因汗水反复滑下鼻梁的眼镜，用四只眼仔仔细细盯住美来玫瑰花一样的脸颊，仿佛在辨认她的血型。

美来点点头说放心，验过。

“谢天谢地，这下林先生有救了，你也有好事来到了。”老刘长舒一口气。

要救的是位加拿大华裔侨商林嘉伟先生，他们银行的客户，美来在工作中也有过接触。尽管是个商人，他却总是文质彬彬，很绅士，给人印象很好。上午陪大家考察他的贷款项目时，他突发急性阑尾炎，从乡下颠簸送返县城医院，竟已穿孔，因流血过多生命垂危。

“我有什么好事？”美来不解。

“你想啊，”老刘又往上一推眼镜，“那林先生，人家是何等样条件？多少姑娘，踮着脚带小跑都够不着、追不上。你本来条件就好，他这回对你必得感恩戴德加钟情，岂不是大好事一桩？”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说这个！”美来紧盯路口亮起的红绿灯，冲老刘哼了一句。

过了红绿灯，眼看县医院大门就在前面，一辆急匆匆并道的黑色面包车被他们“砰”地追了尾，幸而双方人员没事。车一时开不了，美来和老刘跳下车就开始跑。

“在急救室！”被落下老远的老刘又在后面敲破锣。

这时候，等待的病人似乎已摸不到脉搏，只剩下往外出的气息了。急救室一阵手忙脚乱之后，美来的血，一滴一滴，输进那个已经挣扎在阴阳交界处的脆弱生命的体内。医生和护士们渐渐松下一口气。他们说，这位先生命

可真大啊！再晚到一两分钟，恐怕……

美来倒吸一口冷气。刚刚用自己的血把一个向黄泉迈去的年轻生命拉回来，她紧绷的神经还没松弛。老刘弄来一杯红糖水，他听说红糖水专门补血，让她趁热喝。医生白口罩上面两只大眼睛盯着美来由红玫瑰变成白莲花的脸庞，摇摇头说：“姑娘，血输得过量了些，回去多休息，多加营养。没办法，你们这种血型啊，实在太稀缺啦！”

正在喝糖水的美来听见医生的话就随口一问：“为什么那么少呢？”

“因为啊，从父母开始就有严格限定了呀！首先，双亲在 ABO 血系中都是普通 A 型、B 型的肯定不行，都是……也肯定不行……必须是 Rh 血系中……而且还要……”医生很专业地细数着。

糖水突然卡在喉咙。她记得母亲当年病重输血，老爸和母亲都验过血型，均在医生刚才所谓“肯定不行”的行列之中！她以前虽知这种血型稀缺，却并不清楚有如此复杂严格的限定。她僵着目光直直盯住医生，半天不甘心又问了一遍。回答还是铁板钉钉——肯定不行！

糖水杯“啪”地落下，摔得粉碎。“那自己怎么就 Rh……了呢？”缀在这个问号后面的答案如突然拉开保险的炸弹，“轰”的一声，美来眼前雪崩般一片空白。她双手抱头，身子摇摇晃晃，天地都旋转起来。

“快躺下！”医生以为是输血反应，握住她冰凉的手，扶她躺在床上，“放平，放平！”一面喊，一面命护士量血压、测脉搏。此刻，外面突然刮起一阵狂风，呼啸旋转，“呜呜”作声，飞沙走石，黄土漫天。风扑窗而入，草屑、枝叶穿堂横飞。

“都蹲下，蹲下。”医生喊。风持续了足有两分钟，才渐渐减弱下来。屋里一片狼藉，所有人还抱头蹲在地下，像刚退了潮时裸露在滩上的石头。

“是九号台风！广播不是说转向了，不路过正阳吗？还是刮来了。快关窗，说不定还来猛的！”老刘拍拍起伏的胸口站起来，一边分析，一边去把窗全都关上插好。

美来有气无力地躺在那里，仿佛刚刚经历了与外星球的猛烈相撞，周身血液僵凝；如脱了轨的货物，被结结实实甩到了另一个世界；又好像瞬间失

忆，记不起从前是怎么回事。总之，反正，她一下子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天啊！原本一直都以为，人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就如物品摆放需要的编码符号，不过是方便登记管理的标识，各种表格上的籍贯、出生地也只是一纸档案，怎知一旦发现差错，这档案竟变成了血管里流动的血、躯体里被拨动的神经，搅得人身心失控、头重脚轻。

连日，她像在大风中吹得晕头转向。在家乡，老爸是出了名的“惯孩子佬”，怎么一下子自己会不是亲生的？她不肯相信这是真的。可检测仪下那一滴无声的血，是海枯石烂也改变不了的啊！谁知真情？谁会相告？她完全陷进迷雾中，整个人就像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煎熬得疲惫不堪。她干脆决定星期天回家，直接问老爸。有化验室里的白纸黑字，怎么说，他也得把谜底说清！

到了星期天，单位突然通知，参加竞赛的所有选手集体加班，进行抢答训练。她心神飘忽，无法静心训练，就找领导请假，被领导顶了回来。她自己也觉得影响大局不好，可心里慌慌的，像被那阵狂风卷上半空的苗木，找不到落地扎根的土壤就安定不了。于是她又重新站在领导办公室门口，低声说出刚刚编好的理由：“我爸他，生病好几天了，明天我真得回家一趟……”

可现在，越是临近家门，心越是慌乱地跳个不停。空中的火盆聚光灯一样追着她，烤得人心焦。脚下凤凰河的水势比往常充盈了不少，虽带着雨季的浑浊，但在水流平缓的河段仍能映出天空棉絮一般的朵朵白云，只是那色调，如同经历了岁月的陈年老画。

大王山的最高峰——大王峰已近在前方，山峰下的金三角村也渐渐清晰。那就是她家祖辈居住的地方。一个以宗族架构为主体的村庄，像一棵枝叶繁茂的千年老树，散落在漫山遍野的家家户户都是它扯筋连骨的末梢神经。美来自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正阳县广信行上班，几年来，每当走在这条路上，心情就像归巢的乳燕，欢快而急切。可今天，望见家园的一霎，她忽觉一种海市蜃楼般的虚幻不真。

接近晌午，她终于抹着汗水到了村前。与大王山一路宛转缠绵的凤凰河

在这里变得松弛开阔，向外舒缓地绕了个大弯，把山脚下的整个村庄气定神闲地揽在怀中。一座木桩搭建的便桥横跨在浩浩水面上，颤悠悠担起了山里人进出的责任。美来一眼望见对岸半山坡自家那三间瓦房顶上老爸隐约的身影。整个村落上空升腾着炊烟，还有一缕音韵缥缈着，虽隔着“哗哗”河水游丝断续，却如老朋友的身影，只那么一闪，美来就知道是谁在吹什么曲调了。

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心里却仍如海市蜃楼般虚幻，她不觉又深叹了口气，掂掂手中拎着的双色五香糕和两瓶虎骨风湿药酒，提起裙摆上了桥。

家中院边的丝瓜和猪耳朵眉豆疯长的叶蔓爬伸到墙外，开着密密麻麻的小花，齐刷刷迎着她。院里各色青菜也一律长得有根有梢、整齐水灵，不像一般庄户人家院中那样葫芦搅茄子，鸡飞狗跳。她家的院落一年四季都这么有板有眼。老爸干什么就一定像什么。那年有棵果树被碰断枝杈修不成形了，他竟抡起镐头连根刨了重新栽！他总说：“是不是过日子人家，一看院子就知道。”她家不但院子像个过日子样，这些年虽说母亲不在了，屋里照样什么东西放什么地方，找什么，他闭着眼也不带拿错的。

“嘿，闺女回来喽！”金万东老汉刚才从房顶上一眼望到村口的美来，顺梯子就下到地面，一溜进了堂屋，弯腰给焖在锅里的饭菜添了最后一把柴火，起身归拢整齐灶台上下的瓢盆家什，就打开风门探头出去，大声招呼已走进院门的美来。跟着，他好像一步就跨到了院中央，屋内煮饭的热气，也随着滚滚涌出。

“哎，回来了。”美来应着。

每次从家走，老爸必问下回吃什么。她从来就一句：“什么都行！”每次回来，饭菜又准是最想吃的。老爸还总提早把饭菜做到锅里，然后就上到房顶，装一袋烟抽上，说是望望光景，敞亮。单等望见村口桥上美来一露头，他就像接通了开关一样，“唰”地溜下来，回堂屋收拾饭菜。

美来看着乐颠颠奔出屋来的老爸，心里的复杂情绪忽地挡不住上涌，忙

迎上前去找话掩饰：“爸，我又猜到您做什么饭啦。”她吸吸鼻子，“是芸豆炖土豆！”

“哈哈！馋猫鼻子尖！就知道你准想吃这个哩！”

金老汉见了闺女就合不拢嘴，两颊上笑纹像打开的折扇。一阵阵笑声在胸膛钢铃一样撞响，冲出喉咙，冲向天空，飘洒到左邻右舍的院落、灶间和炕头。于是，人们就知道村里飞出去的金凤凰回来了。吃饭时家家饭桌上必多了教训孩子的唠叨：“你看人家美来，多出息，当上吃皇粮的国家干部，给祖宗脸上贴金。你们不好好念书，等打一辈子牛腩吧！”

往常，美来听到老爸的笑声心里就得意、熨帖，可今天，这笑声在空中散开飘远，却石板一样紧压心头。

金老汉撩起腰间的帆布围裙擦着手，伸出一只手去接闺女提的东西，另一只手抽出别在身后的芭蕉扇，给她上下打着凉风，脸膛就跟上了秋的高粱，红扑扑的。

“我这儿还有您爱吃的呢，快焗上。”美来说着抬脚大步走进堂屋，就着锅台边洗菜盆里的水洗了把手，拉开腾腾冒着热气的松木锅盖，把刚带回的双色五香糕“嗖”地放了进去。这是正阳城一家老字号的招牌点心，以黄、白两种糯米粉为主料，配以红小豆、甜杏仁、葵花子、核桃、黑芝麻五种辅料加工做成，稍热入口，软糯香甜。金老汉每次和乡亲们说起他早年在街里做活路的光景，都会提到这东西的地道好吃：“那口味，绝了！”美来大学毕业分到正阳城，就是乡下人说的“街里”上班后，他就又续上了这口福。

美来把双色五香糕搁在锅边喷了亮晶晶油花的土豆上，就闻到一股嫩芸豆的清香气息扑鼻而来，胃中立刻一阵叽里咕噜，饿得慌了。

她吸着鼻子，把锅盖重新盖严，用抹布捂住漏气的缝隙，这才转身进屋换了轻便衣服出来。

堂屋后门口高桌上放着盘炒榛子，这是每次她回家老爸必备的。她走过去在桌边长凳上坐下，捏起一颗，剥了肉放进嘴里嚼着，回头瞅一眼院子里的老爸，见他正蹲在菜畦边劈着生菜叶子。

回到家，亲切熟悉的气息样样都在，不安的心跳渐渐缓和下来。吃了几

颗榛子，她慢慢舒口气，起身准备动手帮老爸收拾饭菜吃午饭。

“快歇着，还用你？这晒葫芦的大热天，你说，走多老远！”金老汉已经蹲在压水井台边，把刚劈下的嫩生菜叶和新拔的几棵小葱洗净，都是美来爱蘸酱生吃的。他喊住美来，抄起脸盆，上下按了几下压水井杆，凉哇哇的井水落进盆中，溅起四面水花。他把盆放在旁边木墩上，心疼地招呼美来快洗把脸凉快凉快。

吃饭时，美来倒满一盅刚带回的风湿药酒，放在老爸面前。

“这是强筋壮骨祛风湿的，您每天喝上一口。那个老寒腿，要多保养才行。”

“没这么金贵。”金老汉一拍大腿，“你爹我这身子骨，活到九十九岁我也不说老。”已年过花甲的金老汉看上去身板硬朗，留着寸头，浑身一股精干劲。

“那也得保养，我就一个老爸，还要您长命百岁呢！”美来把酒盅送到老爸手边，故意想多拉拉话，再趁机询问。可这一句本来平常的话刚出口，心不由打鼓似的一阵慌乱。

“好，保养。这孩子！”

金老汉的脸兴奋得像在火塘边烤过，亮光光地透着红润，仰头一口干了杯，闷住半天才夸张地张大嘴巴，呼出一团醇厚的热气，心里就跟吃了仙丹一样受用。“嘿，闺女，”他的话开始多起来，“你说这水帘洞地里的芸豆，鲜不鲜？”

美来说鲜，好吃。

“就是！‘高地芝麻洼地烟，沙地瓜甜土豆面’，这都有数的。你说咱乌江天险这土豆，面不面？”

美来伸长脖子使劲咽下一口土豆，说：“是那块沙岗地上的呀？我说怎么都噎着我了！”

“嘿嘿！就知道你爱吃面的，像我！”金老汉摸着刮得精光的下巴笑着。

“像我”，往常听见这话美来就美滋滋的，此时却一阵窘迫迷茫。她机械地附和着打开话匣子的金老汉。金老汉越是高兴，她越是紧张。怎么问呢？

“来，喝口蛋花汤，送送。”金老汉把汤碗往美来面前挪了挪，“后坡

你四楞叔家前两天抱了窝小鸡崽，他家种鸡是下蛋根，我抓了几只来家，母的留着下蛋，公的养着，过年吃，再等我过生日、你过生日，都吃。”

小时过生日，妈一定把一个煮鸡蛋剥了皮给她吃。母亲不在这些年，爸每年都会给她煮。上大学后自己都忘了，爸在家还是要为她煮鸡蛋、做生日面。

“爸，生我那天，是个什么样的天气，晴吗？我是什么时辰出生的呀？”说起过生日，美来突然找到灵感，试探着开了头。蛋花汤从牙缝中细粉丝一样被抽进嘴里，盛汤的大海碗挡着她大半个窘迫的脸。

“这个呀……没，没听你妈说过吗？……”金老汉突然被蜇了似的一愣，晴朗的脸上忽然变暗，喉头像塞堵了似的。他“咕嘟咕嘟”用力吞了吞唾沫，结结巴巴又说：“那，那天哪，我还常想着，可是，可是极好个大晴天啦，太阳，太阳……”

美来抬了下眼，瞥见老爸两颊扇子样的笑纹僵硬，喘息急促，拿筷子的手也不自然地在抖。她突然心“扑通扑通”跳起来。又见老爸身子从炕上挪下地，腿好像麻木抽筋一样板着，佝偻着身子，蹒跚往外屋走。“我再去给你加勺汤。”他咕哝说。美来从没见过他佝偻着腰板走路，心中更加翻搅，不知所措，一边端起碗接住老爸拿饭勺加进来的汤，一边咧嘴笑了下：“您，还记得这么清楚，都，都这些年了。”

她做出的笑像柜顶上摆的塑料花。本想拉拉话找机会问问，却一开头就像做贼一样心虚，大脑也灌了铅似的反应迟钝。更重要的是，老爸的过度反应，让她这些天麻木了的另一根神经突然苏醒。

老爸如今孤零零一人守在家，三间房朝廷整天乐哈哈，她知道都是因为有一股力量支撑着他，那就是他的闺女是金三角唯一的大学生，是他一辈子的荣耀。他们怎么能突然就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了呢？老爸已经年过花甲，美来知道什么对他最重要。他要是突然知道美来已知真相，内心还会撑得住劲吗？她们银行就有个中年男同事，读高中时听说了自己是“要的”，就问养父母，可他们至今都说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还闹得相互起了隔膜，两头苦恼。美来犹豫害怕起来，到底还问不问？她像站在交叉路口不知怎么走，压根不知道这些该多好啊！

问题是已经知道了。这世界上还有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是谁？做什么？在哪儿？不问，困惑就如碎石落水，搅得她阵阵心乱。或许太紧张，从牙缝吸进的蛋花汤呛进了气管又猛地喷出，美来大声咳嗽起来。汤碗也被碰翻，汤勺、筷子“哗啦啦”撒落在炕上，又滚落到地下。

“慢点儿！慢着点儿！”金老汉忙起身去堂屋拿抹布。

美来更加一声紧似一声，咳得眼冒金星，面红耳赤，气喘吁吁地抖着肩膀。心头几天来压抑的苦闷，好似一下子被咳破了封口，“哇”地一股脑涌上来，咳出的声音差一点儿变成号啕大哭。

金老汉从外屋返回身，放下新拿的筷子，又去抹掉洒在炕上的汤水，忽见美来嘴巴张得大大的，噎在那里似的，发不出声音也缓不上气来，眼泪汪汪地看着他，脸颊涨得通红，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他慌了，忙拍她后背，连声喊：“孩子，怎么了？哪儿难受？”

美来肩膀一抖一抖，终于缓上口气来，又使劲咳了半天：“没，没怎么，是呛的，刚才……”

“毛愣！这孩子。”金老汉转身出去拿了条湿毛巾来。美来擦了手和额头、脸颊，渐渐平息了些。

吃过饭，金老汉和往常一样，去院子喂他的猪鸡鹅鸭们，还专门抓了把小米粒，撒给那群刚抓回来被单独网在房西头的小鸡崽。院边的六月鲜苞米他昨天就查看过了，刚好，他要掰几穗，晚上做嫩苞米小白菜苗鲜饭，美来最爱吃。他脸上折扇一样的笑纹又打开来，挂在两颊。

美来默默收拾了桌子，涮干净锅碗瓢盆，归拢整齐堂屋家什，给灶前地面洒上点儿水，把烧饭的草木灰扫得一干二净，都干完了坐在炕沿上，还是安顿不住开了锅的情绪。

“爸……”她突然冲院子大声喊了一嗓子。还是要问一问的念头又像涨满了退不下去的潮水似的往上涌，她想再和老爸聊聊。

“怎么，哪儿还难受吗？”金老汉应声跑进来，惊慌地看着她，额头还沾着几根苞米缨，腰间的围裙兜着刚掰下的几穗苞米。美来下意识瞥见他握着围裙的右手指上那道清晰的疤痕，是妈刚去世那年为给她做顿嫩苞米鲜饭